

路加旅行記摘錄

背景簡介

莽莽原野初闢，散播福音的種子，保羅的佈道團，在聖靈引導下，幾乎沒有可循的策略。

首先，有團少聚。稼多工少，大部分時間是各自分開工作。

其次，有進少程。不能有制訂的程序，得隨實地的需要，行止靡定。

保羅一般的策略，是每到一城，先訪問猶太人會堂，建立切入點；本着舊約聖經，見證復活的耶穌是基督。

路加並不是自始與保羅同工，是後來才加入佈道團，卻是與保羅同工最久，直到終結。

一 順從

多數希臘人都相信機緣。

歷代從事醫病為業，相傳我的祖先，就給馬其頓王亞歷山大看過病，也曾隨他遠征亞洲，並採摘過一些醫藥植物，帶回本土。本來嘛！我們的本分是求患者的利益，就應該尋求所有的機會，增進自己的知識，有利於人。

我在小亞西亞執業。昨天到特羅亞，聽說有個猶太人的學者，剛巧來到這裏。他很有學問，傳講耶穌，教導人向善，傳聞他還能夠行神奇的事。本來有學問的人，有些說話行事，平常人難以理解。我想去親自訪問觀察一下，希望他能過到馬其頓那邊，幫助我們的人。

一個難忘的早晨。雨水已過，還有些殘餘的冬寒。初春清新的空氣，格外清爽。

我一清早起來，好不容易等到太陽升高，路上的露水消了。我匆匆忙忙趕到猶太人的會堂。

有一個人正在那角落，正跟誰談話。看見我走近，他先招呼：“你就是那個馬其頓人！我們可以同你去。”

特羅亞的人群很雜，如果能看出一個希臘人，應該不太困難；但他怎地會認出我是馬其頓人來？我聽出他的希臘文很好，屬於高雅的那一種，只是微有希伯來語風。可以斷定，他就是傳說中的保羅。莫非他是先知！

由於禮貌，我在一邊稍作等待。知道我是特地來此找他；保羅很快結束了他們的談話，向我走來。

這是歷史性的會晤。

保羅向我伸出他的右手，行相交之禮。看出我在急切等他解開這疑團——我們從未謀面，他如何會知道我是馬其頓人，還想請他來我們的地方。他說：

“我所屬所事奉的主，昨夜向我顯示異象——你站在那裏，向我請求：‘請你過到馬其頓，來幫助我們’！我又不是醫生，哪能對誰有所幫助！金銀我都沒有，我只能把所有的給你們，就是拿撒勒的耶穌基督，祂是神的兒子，道成肉身降世，為要拯救世人脫離罪惡，不至於滅亡，反得永生！”說到“永生”，他的語氣加重些，仿佛着意表明，那與我們醫生的不同，不僅是治好人暫時的病。

他繼續說：“人肉身有疾病，用得着醫生醫治，當然是高尚的行業。不過，肉身是暫時的，人都還有靈魂；人人都犯了罪，罪的結局是使人永遠滅亡，因此需要得救，得着永遠的生命……”

我自然聽說過耶穌基督的事。他似乎想起加以補充，繼續說：“我有個手藝是織帳棚的，願意為主擴張救恩的帳棚，也覆庇海峽那邊的人！”他語意雙關，也表明有維生之技，不會累及別人。

我也見到了保羅的同工西拉。還有一個溫和可愛的年輕人提摩太，伴隨在保羅身邊，像他兒子一樣。

既要遵行主的旨意，就沒有不必要的滯留。我們就一同從特羅亞登船，當天到了撒摩特喇島停留；第二天，就到了尼亞坡利登岸，踏上了歐洲的土地。

羅馬人把馬其頓劃分了四個省，腓立比是省的首邑，是殖民地的駐防城。那裏的希臘人居多，猶太人少——因為按律例，至少要十名男人以上，才可以組成會堂，那裏找不到會堂。在城裏住了幾天，我們打聽到河邊有個禱告的地方，安息日有幾名婦女聚集。保羅就去對他們講道。

有個婦人名叫呂底亞，是從小亞西亞推雅推喇城過來的，賣紫色布匹——紫色染料是腓尼基特產，價值很貴。她留心聽保羅講的話，主開導她的心，她相信了主，成為歐洲首先歸主的果子，並和她全家一同領了洗。她有真誠的愛，強留我們住在她家裏，她繼續領受教訓，日有成長。

後來，我們再往那河邊禱告的地方去，看見人如何被役使，成為鬼魔牟利的工具。

有一個使女，為鬼所附；有時能作些奇異的表現，吸引人信服，她的主人們就大得財利。她跟在我們後面，仿佛是作廣告，喊叫說：“這些人是至高神的僕人，對你們傳說救人的道！”當然會引起群眾的注意，以為我們與她是同夥同靈，把事情混亂難辨。安靜禱告的地方，也變的仿佛市場。這樣有不少日子。

本來沉默的保羅，對鬼不能再忍耐；轉身對那鬼說：“我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吩咐你從她身上出來！”

那鬼畏服主的權柄，當時就出來了。那使女恢復了正常；她的主人們倒不歡喜了！原來他們說是尊重人權，只是口號——現在見不能再利用使女作得利的工具，可真忿怒起來，揪住使徒保羅和西拉，去見地方官。他們以本土文化為幌子，控告保羅，罪名是改變他們的道德規律。

群眾受了鼓動，也聚集來攻擊外來的使徒們。官長們順從民意，未經審訊，就吩咐褪去保羅和西拉的外衣，嚴酷杖責；二人並打得很重，皮開肉綻，然後收監羈押。

那是最黑暗的時刻。到了午夜，二人還未得晚餐。燈已都熄滅了。

保羅和西拉卻心裏喜樂湧起，夜間歌唱讚美神。在監的囚犯，未曾聽過如此美妙的歌聲，都側耳而聽。忽然劇烈的地震，房屋連根基搖撼；監獄的門都開了。居民驚慌亂跑到街上。典獄長以為囚犯都在黑暗裏，自然也趁亂逃散，責任所在，上級必然追究失職的罪，想要拔刀自殺。保羅趕快喝止他：“不要傷害自己，我們都在！”

典獄長難以置信，監犯居然會欣賞歌唱，不藉機會逃脫，有這等好事！點起燈火查看，果然一個都不少。

本來可以平安得救了，他見證神的威嚴權能，不由自主畏懼的說：“我應當怎樣行，才可以得救？”

保羅和西拉回答：“當信主耶穌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！”典獄長就把二人帶回家裏去，洗他們的傷，加以初步醫藥處理，已經快到早晨了。

保羅和西拉，把主的道講給這全家人聽；他們都信了主，非常喜樂。給擺上遲來的晚餐當早餐，也是歐洲第一家信主的人，共享第一次愛筵。

太陽照常升起了。

官長們被請來查看，見囚犯們都還安全；只是得到報告，他們作了嚴重非法的事——私刑拷打了羅馬公民！按照國法，羅馬公民未經公開審判定罪，具有自由人的尊嚴，不得捆綁，哪有誰敢加以杖打！

地方官知道闖了大禍。前倨後恭，連忙來好話說盡，當眾賠罪不迭，恭送他們出境。

二人到了呂底亞家裏去，述說主的恩典，如何化苦難為得勝，勸慰了他們一番。然後告別，同着弟兄們離去，繼續前程。（取自徒一六：10-40）

二 權能

保羅離開腓立比，歷訪馬其頓和希臘，下到雅典，繼到哥林多。

哥林多是一個繁盛的都市，人口衆多，商業發達。那裏廟宇也林立，拜偶像，邪淫敗壞；地峽運動會，是僅次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盛事。有一所大學，文化程度較高，社會風氣也驕傲。保羅艱苦工作，有一段時間，還投靠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，藉織帳棚的手藝維生。

每逢安息日，保羅就進到會堂，講道，和他們辯論，勸化猶太人和希利尼人。後來認識了信主的提多猶士都，他家的靠近會堂；保羅因取地利，移去他家同住。結果連管會堂的基利司布全家也歸信基督；許多哥林多人也相信並受了洗。這樣，反對的人也多起來。

夜間，主在異象中對保羅說：“不要怕，只管講，不要閉口！有我與你同在，必沒有人下手害你，因為在這城裏，我有許多的百姓。”這是何等可貴的應許！有主的同在，又有許多屬主的人，多方的支持，誰能敵擋！

佈道行程完畢，保羅似乎是例行到耶路撒冷，然後下到安提阿，奉差出發宣道的地方，與教會團契。

在安提阿教會以外，保羅感情繫念最深的，是腓立比教會。保羅惟獨接受他們的供應。在宣道旅程中，他至少有三次探望他們。

回到原先差遣的安提阿教會，保羅有回到基督徒家庭的感覺。在那裏休息了些日子，使徒保羅又再開始他第三次的佈道旅程。

他先到小亞西亞地區，在加拉太省和弗呂家地方，給門徒作培訓。然後，他到了羅馬亞西亞省的首府以弗所。

作為愛琴海東岸上一個重要城市，那裏是當時政治，商業和宗教的中心。在第二次旅行佈道的結束，保羅把同行的百基拉和亞居拉留下在那裏。可想是他着意的佈置。

這可真是高明的戰略佈局。不僅是地點好，他知人善任，人也配置得恰當。

保羅離開不久之後，亞力山太城最著名的舊約學者亞波羅來到—引經據典，解經非常好；只是單曉得約翰的洗禮，不熟悉耶穌基督。亞居拉夫婦並沒有當衆給他難堪；接他來家裏，私下將神的道給他講解得更加詳細。好一雙平而不凡的平信徒！然後，幫助亞波羅前行，並介紹教會予以合於禮貌的接待。

保羅又來了。

他發現這雙夫婦，果然發生了重要的作用。教會人數是增加了；只發現他們缺乏生氣—他們受得是約翰的洗，不曉得聖靈的洗。使徒保羅奉主耶穌的名給他們施洗，按

手在他們頭上，他們就受了聖靈。保羅繼續栽培他們，有了聖經的根柢，加上聖靈的能力，教會真實的增長。

靠着主耶穌的權能，保羅行了許多奇事——奉耶穌基督的名，只用一句話，就趕出附人的污鬼；手按病人，病人立即痊愈；有時保羅工作忙，只要拿他工作的圍裙，或是汗巾，放在病人身上，作為代表的“信物”，居然也能有醫病驅鬼的功效！

在那裏的工作，很為成功，許多人歸信了基督。

保羅一生中，服事最久的教會是以弗所。經過了三年多的辛勤栽培教導，實在打下了堅實的根基。明顯的，那裏的文化改變了。行邪術的，悔改歸正，被他們貴價的秘笈都焚燒了。製作販賣偶像等物件的，也改業了。保羅預備再往希臘地區，去幫助那裏的事工。恰在這時，以弗所也發動了反基督教的暴亂。

一切都有神安排的時候。

保羅就離開亞西亞，再過到馬其頓，探訪了各地的教會。然後到希臘，住了約三個月。

離別重來，相隔還不過四年的時間，說來還算是新植的教會。但聖靈的大能工作，已經使氣象一新，比十年樹木還快，結出美好的果實！

哥林多的文化改變了，連全亞該亞的社會，也受了影響。馬其頓的聖徒們，儘管他們在貧窮艱苦的環境，信的人還是現出真實的愛心，關心耶路撒冷窮苦的聖徒。題目不用人勸促，是央求使徒，不要看他們自己有貧窮，務必接納他們的愛心的捐贈，幫助需要的肢體。

說來真是奇妙，距離那麼遙遠，從未謀面，又是不同的種族，只聽說異地聖徒的困苦，他們與信主的人，有彼此相愛的團契，就如同一個身體上的肢體。有庇哩亞人，帖撒羅尼迦人，特庇人，各派代表，去探望那裏的同道，帶着各自捐助的款項。

大家在腓立比守逾越節。因為人數不少，我們得商定分批，有人先過到特羅亞，在那裏等候我們。

除酵節是一月十五日——猶太人用太陰曆，月圓後過了七天；從腓立比開船，五天後，我們也到了特羅亞。月已將盡。在那裏，他們又見到長久思念的保羅和同工們，滿心喜樂。我們與教會聚集團契，七天很快過去，已經到了二月的上弦月了。

因為第二天就要起行，最後一個晚上有聚會。

聚會的場所，是在三層樓上。當時由於缺乏公眾照明的設備，各人帶有燈燭。本來人多，如同點點星火，很有詩意。但煙火造成空氣污濁，增加人困倦。

有一個少年人，名叫猶推古，好像要表現與眾不同，他高坐在窗臺上；披襟當風，自然涼爽，又可看海邊的風景：弦月在空，船舶桅檣林立，水面燈光閃耀如金，很是美麗。保羅的臨別講道勉勵，盛意拳拳，不免過長。年輕人坐在窗臺上，欣賞外面美景，注意力不能集中。船家一個個熄燈就寢，弦月也西墜了，一片黑暗。猶推古漸漸越來越傾向外面，失去重心；別人也沒注意他，就突然墜落下去！到裏面發覺丟了人，下去查看，扶起，已經死了！

保羅停止了講道，下去，伏在他上，抱着他，為他禱告；然後有信心的宣告：“你們不要驚慌，他的靈魂還在身上！”

保羅又上去，與大家一同擘餅，表明同是一個餅，一個身體，各人互相作肢體，要彼此記念。然後又大家談論到天亮。看猶推古時，身體漸漸溫暖軟和，活了起來，並沒有甚麼傷殘。大家很得安慰，把他交託在主的恩中。

我們放心登船繼續行程駛去。保羅卻有特別安排，他要獨自沿岸行走，想是要禱告默想—從特羅亞到亞朔，約有 30 公里的距離，剛好一天步行，欣賞景物，幾乎可以一路望見我們船在海上，也為我們代禱。實在很有詩意。

我們在前面的亞朔船再靠岸，保羅登船與我們相會。然後，揚帆往米利都駛去。

抵達米利都，意外的，保羅決定不去他長久工作的以弗所。因為人情牽纏，恐怕不容易很快擺脫，那將使他不能趕上在耶路撒冷過五旬節。因此，保羅等在以弗所南邊約 50 公里的米利都，請那裏的長老們來相會。對事工作了詳細的指示和勉勵，就在岸邊跪下一同禱告，並對他們說：“你們以後都不得再見我的面了！”作為最後訣別。他們悲不自勝，抱着保羅的頸項和他吻別，深深的傷心痛哭，目送他登上往腓尼基的船。（取自徒二 0:1-38）

三 堅定

腓尼基著名的港口推羅，在帕大喇東南約 650 公里。如果從陸地前往，不僅跋涉艱難，途中還得周訪眾教會。保羅作出決定，還是走水路，不過五天的航程。從海上望去，看見居比路。想起從安提阿教會奉差遣，與巴拿巴出去宣道，首先是到居比路。如今巴拿巴回鄉歸隱，再沒有他的消息，不能不有些許傷感。

因為船要卸貨，我們就在推羅上岸。我們有七天的時間，趁便去訪問門徒。

推羅的門徒，知道了我們的意向，都加以勸阻：“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！”

但保羅執意前往。他不是不知道去那裏的危險。在米利都離別的時候，他就同以弗所教會的長老說：“現在我往耶路撒冷去，心被捆綁，不知道在那裏要遇見甚麼事；但知道聖靈在各城向我指證，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。我卻不以性命為念，也不看為寶貴；只要行完我的路程，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，證明神恩惠的福音。”

簡單說來，就是赴湯蹈火，雖死不辭。

他既然有如此堅定的心志，明白主的引導，我們還能說甚麼！

再說，我們都知道，一路與我們同行的弟兄們，分別受他們教會委託，帶捐款去耶路撒冷—這些責任都積在保羅肩頭上；愛心的重擔，必須交付。

過了相聚團契的這幾天，本來素不相識，竟然親如家人！他們帶着妻子兒女，送我們到城外；我們在碼頭上，都跪下一同禱告，然後彼此辭別。看我們登船，他們各自回家去了。

從推羅啓錨前行，到了多利買，就改行陸路。從那裏南行 55 公里，就到了猶大的省會該撒利亞。在那裏，去了腓利的家—他原是耶路撒冷教會的執事，從前傳福音來到這裏。他有四個作先知未婚的女兒，說預言服事教會。

有一位從猶太來的先知，名叫亞迦布。他從前到過安提阿，自然與保羅是舊識。他曾受聖靈感動，預言將有普遍的大饑荒，後來果然實現了。他到了我們這裏，拿起保羅的腰帶，把自己的手脚捆上，並宣告：“聖靈說：在耶路撒冷的猶太人，要如此捆綁這腰帶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手裏。”事情如此逼真，像是眼見。可是，先知並沒有勸阻保羅不要去，更沒說前去是違背神的旨意。

亞迦布是可信的先知，沒有人懷疑。使徒保羅本人，也沒有否認，只是靜默的旁觀。

我們與他一同旅行的人，和本地的信徒們，都看見聽見了，就都流着眼淚，有的還失聲痛哭起來，苦勸保羅，到此為止吧，不要上耶路撒冷去！任哪一家，都可以接納他；此地的教會肢體們，也需要他的栽培。

保羅的答復，表現他的意志和信念，沒有絲毫動搖，沒有改變的餘地：“你們為甚麼這樣痛哭，使我心碎呢？我為主耶穌的名，不但被捆綁，就是死在耶路撒冷，也是願意的！”

這是我們認識的保羅，可敬的領袖品質—固執善道，不屈不離。沒有人會感到意外。

既然說到為“主耶穌的名”，救主那可愛的尊名，我們也該像保羅一樣，不愛惜自己的生命；而且所有在主團契的人，沒有誰願意，為了自己，使主的名受虧損。我們這樣禱告過，還能再說甚麼呢！我們便住了口，只能說：“惟願主的旨意成就！”（參徒二一：1-18）

四 信靠

既然沒有人攔阻，同教會過了平靜的幾天。

我們就收拾行李起行，該撒利亞至耶路撒冷約 110 公里，當地的幾個門徒，和我們同去。

保羅效法他所事奉的主，勇敢的面對十字架，向耶路撒冷走去。

那時，耶路撒冷的教會，使徒彼得和約翰出外工作，由主耶穌肉身的兄弟雅各和長老們負責。保羅同我們和外邦教會的代表，與他們見了面，大家都歡歡喜喜的接待我們。交付了捐款，保羅作工作報告，說神如何使用他傳福音的見證，大家都歸榮耀與神。

雅各以品德嚴謹著稱，耶路撒冷並非高度國際化，雖然猶太人信主的已經有多少萬，但他們仍然守律法，也受了割禮；雖然見證耶穌復活使猶太人煩惱，並沒有甚大可攻擊的空隙。倒是保羅傳福音給外邦人，信徒豁免割禮，使他們必欲除之而後快。不過，保羅有羅馬民籍，不能像對耶穌一樣，誣指他有叛亂的政治罪名，只能說他“褻瀆摩西和律法”，鼓動猶太人反對他。

雅各想緩和與猶太人的矛盾，因保羅許過短時的拿細耳願，雅各尋求妥協，就叫他同另外四名許願滿足的人，報告等潔淨日期滿足獻祭。哪知猶太人發現保羅在殿的內院，誣指帶外邦人闖入內院——其實，那裏有羅馬政府立的碑文，明確言明：非猶太人嚴禁進入，違者雖羅馬人也得處死。他們連任何“外邦人”影子都沒見，只抓住保羅，宗教人和暴民就想殺他！

負責維護聖殿秩序的千夫長，名叫呂西亞，是花銀子歸化羅馬民籍的人，救出了保羅，要把他送往首府該撒利亞總督前受審。那些宗教人又陰謀在途中埋伏殺害他。千夫長從保羅的外甥獲悉，把保羅連夜護送到該撒利亞。正如所預言的，保羅被交在外邦人手裏。

依照羅馬法律，未定罪的人被拘留，不得超過二年。波求非斯都繼腓力斯任總督，保羅早已被拘留逾越時限；保羅仍然在押，而且加上鎖鍊。可見徒法不能自行，只是具文。惟有神是我們的倚靠。

非斯都新官上任，提審保羅。發現猶太人宗教領袖，居然堅持把保羅判處死刑！非斯都熟悉猶太教，保羅並沒有該死的惡行；只因他傳講死人復活的事——猶太人相信以諾和以利亞升天，並無須見證人；耶穌的復活不僅是二三見證，曾同時顯現給五百人看見！如果他們不相信，那麼得提出耶穌的屍體為證據，為何不！為何要治死他？

分封的亞基帕希律王，也以爲然。但保羅，既然本於羅馬民籍的特權，已進行申請上訴，他也樂得不予處斷。

非斯都決定了，交付羅馬軍百夫長猶流手下，把保羅押上船；帖撒羅尼迦人亞里達古算是陪伴的人，我，路加是他隨行的醫生。保羅，並沒有被判罪的羅馬人，居然與囚犯同列。

到了呂家的每拉，接下來往義大利，是遠海航程，換搭由亞力山太去較大的運糧船。帆船得靠賴風力，遇上逆風，行進艱難，到了革哩底的佳澳，是避風的良港。保羅已有經過風浪的經驗，以爲不是航行的季節，應該停航。但主宰航行的是百夫長，聽從水手等多數人的意見，選擇往島上另一較大港口非尼基。

哪知起錨不久，狂風就從島上撲下來，把船拋離了航線，濁浪滔天，烏雲壓着海面，進入沒有星月的黑暗，似乎沒有脫出的空隙，船，被波浪掩蓋，只如一片漂流的樹葉，大部分的人都陷入絕望——使徒保羅卻是另有藍天！

中流砥柱保羅，站在擁擠的人群當中，把陽光灑向每顆陰沉的心靈：

“衆位！你們本該聽我的話，不離開革哩底，免得遭這樣的傷損破壞。現在，我還勸你們放心，你們的性命一個也不失喪，惟獨失喪這船。因我所屬所事奉的神，祂的使者昨夜站在我旁邊說：‘保羅，不要害怕！你必定站在該撒面前，並且與你同船的人，神都賜給你了。’所以衆位可以放心，我信神怎樣對我說，事情也要怎樣成就。只是，我們必要撞在一個島上。”（徒二七：21-26）

現在，保羅的話仿佛是船上的錨，茫茫大水中的指引，大家肯聽他了。主恢復掌舵的位置。

船在亞底亞海上，已經漂了十四晝夜，擱淺在一個小島附近。

天將要亮了。

保羅依然保持他的冷靜，勸衆人用早餐：“你們懸望忍餓，已經十四天了。我勸你們吃點甚麼，這是關乎你們救命的事；因爲你們各人連一根頭髮也不至於損壞。”

說了這話，保羅就拿起餅，在眾人面前祝謝了神，擘開吃。他們都放下了久懸的心，也都跟着吃了。在船上共有 276 人，仿佛在加利利海邊，主耶穌擘開五餅二魚分給眾人的情景重現。

保羅曾對他們說，船上的人神都賜給他了，只是貨物要損失。現在大家都知道，因為神僕人的緣故，各人生命都蒙保守無損；卻為了減輕船載重，免得需要吃水太深，自己動手把麥子丟在海中，棄錨拉起頭帆，讓船衝向岸，膠着在一個兩河交流形成的小沙洲上；船尾被猛浪擊破，船板沖走。

押運的兵丁想把囚犯都殺了，免得逃脫；百夫長知道自己沒有那樣的授權，為救護保羅，禁止部下的暴行。於是吩咐各人，找木板和可以漂浮的任何東西，藉助登岸。正如保羅所說的，人命一無損失。

那個小島名叫米利大(意思是“避難所”)，今名馬爾他，在西西里以南約 100 公里，早在約千年前，由腓尼基人開闢，不過沒甚拓展。土人有他們自己的島長，給予我們很好的看待。時值當地的雨季，我們在登岸後，又溼又冷，狼狽不堪；他們就給我們生火取暖。

保羅伸手取了柴，添在火上。有一條藏在柴捆中的毒蛇，着熱出來，懸在他腕上。迷信的土人，以為他是十惡不赦的凶手，幸免海難，天理難容，必然會被咬傷，立時倒地斃命。保羅卻把那毒蛇甩在火裏，絲毫沒有傷損。土人迅速轉念，以為他是一位神！起了敬畏的心。

島長的私產離岸不遠，他親自接待我們三天。當時，適值他的父親正患熱病和痢疾，臥床不起。保羅進去，為他按手禱告，他立刻痊愈了。

從此，島民其他的病人也來了，患各樣病的人都給治好了。他們多方的尊敬我們。

我們在那島上困居了三個月。船員們和島上的居民，都有機會聽信福音。終於季風轉了。有一艘船從亞力山太來。經過這裏，接載了我們。島民與我們依依不捨，把各樣供應送到船上。船駛往西西里的叙拉古，在那港停泊三日；又繞到義大利島岬的利基翁。第二天，南風來了！揚帆順風，次日就到了部丟利。

想不到，在那裏遇見信主的弟兄們，或許是當初亞居拉和百基拉夫婦所結的果子。他們不以為保羅被囚為恥，留我們同住了七天。如此，我們踏上亞比安大道，到了羅馬地界。

羅馬的弟兄們，聽見我們的信息，他們遠行超過一天的路程，到亞比烏和三館地方，來迎接我們。保羅見到他們，就感謝信實的神，放心壯膽。

經過如許風波，神的應許實現了，終於將得在羅馬為主作見證。

進了羅馬，百夫長把人犯交給御營的統領。保羅獲准在外居留，一名兵丁同住看守，有相當的自由。

過了三天，保羅讓弟兄們請猶太人的長老來。他們竟然沒接到從猶太來有關他的信息。保羅對他們說：

“弟兄們！我雖沒有作甚麼事，干犯本國的百姓，和我們祖宗的規條，卻被捆綁，從耶路撒冷解在羅馬人的手裏。他們審問了我，就願意釋放我；因為在我身上並沒有該死的罪。無奈猶太人不服，我不得已，只好上告於該撒；並非有甚麼事要控告我本國的百姓。因此，我請你們來說話——我原為以色列人所指望的，被這鍊子捆鎖。”（徒二八：17-20）

這些猶太人民間的領袖，他們身在羅馬，並沒聽說對保羅個人的惡事，只約略聽說過，有關耶穌是彌賽亞的爭論。保羅引先知的話，證明耶穌是以色列人指望的大衛後裔，要來的彌賽亞。怎會有錯！但那些人耽於世俗羅馬太平，多半並不着意屬靈的事，真正悔改皈信的不多。

無論如何，保羅享受一生中最高的自由，住在自己所租的房子裏，住了足足兩年。凡來想見他的人，他全都接待，放膽傳講神國的道，將主耶穌基督的事教導人，並沒有人禁止。

後記：

保羅第一次上訴，是辛尼加(Lucius Seneca, 4 BC-65 AD)輔政，尼祿皇帝(Nero Claudius Caesar, 37-68)有賢君之名；保羅獲白釋放，復得自由，游行各地宣道，也如願到達他“切心想望到士班雅”（羅一五：23 西班牙），當時被認為是地的邊際。後來再度入獄，尼祿已成為獅子暴君，判使徒保羅斬首殉道。

保羅迎着在世最後一個冬天，寫給提摩太一

“我現在被澆奠，我離世的時候到了。... 獨有路加在我這裏。”（提後四：6, 11）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